



Awarded Winner Novels
百年国际大奖小说

美
绘
版

纽伯瑞文学奖金奖、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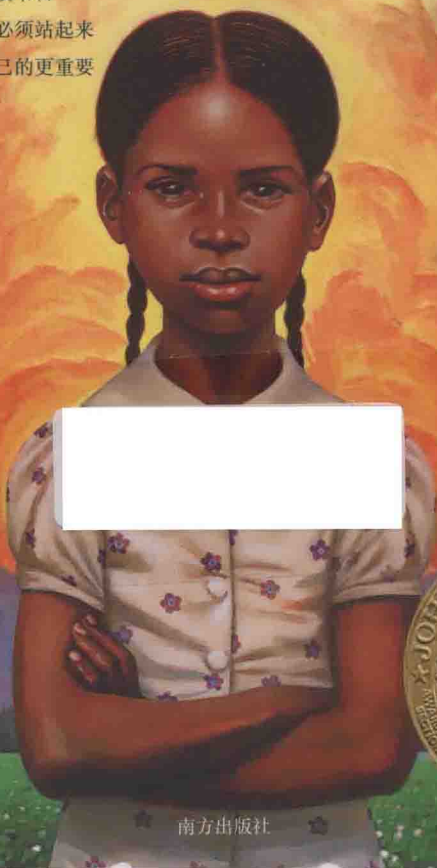
雷文科 主编

Roll of Thunder, Hear My Cry

黑色棉花田

[美] 米尔德里德·泰勒 / 著
陈仪萱 / 译

赴美国读中学的国际生必读书目
有些事情你不能放弃，你必须站起来
没有谁的尊重，能比你自己的更重要



南方出版社

纽伯瑞文学奖金奖、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

儒文轩 主编

Roll of Thunder, Hear My Cry

黑色棉花田

[美] 米尔德里德·泰勒 / 著
陈仪萱 / 译

南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色棉花田 / (美) 米尔德里德·泰勒
(Mildred D. Taylor) 著; 陈仪萱译. — 海口: 南方出版社,
2016.6

书名原文: Roll of thunder, Hear my cry
ISBN 978-7-5501-3130-9

I. ①黑… II. ①米… ②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12827号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30-2016-058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al Books for Young Readers, a division of
Penguin Young Readers
Group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LLC, A Penguin Random House Company

黑色棉花田

[美] 米尔德里德·泰勒 (Mildred D. Taylor) / 著 陈仪萱 / 译

责任编辑: 孙宇婷 代鹤明

责任校对: 王田芳

出版发行: 南方出版社

地 址: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

电 话: (0898) 661608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200千字

印 张: 7.75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501-3130-9

定 价: 25.00元

新浪官方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digitaltimes>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

序

初读此书时，我十三岁。虽然我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，但我在南方待过很长时间。在凯西·洛根身上，我发现了亲人般的因缘——我的哥哥名字叫霍普（美好愿景之意），凯西的哥哥叫斯泰西（重新振作之意）；我们都有可亲的祖母；一同有过与家人在前廊度过的美好夜晚；我们熟知南方的炎热、不公正的法规，熟知其深厚的历史与迷人的魅力。在这本书中能发现另一个自己，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。不仅如此，这本书让我深切了解到那些年的黑人们——有哪些孩子不愿意生活在充满爱与笑声的家里？有哪些孩子不想像凯西反抗莉莲一样，因那些受过的侮辱而报复？又有哪些孩子不在内心深处渴望着自由与公正？所以，我又将这本书读了一遍。到了成年时，这本书我已读了不下十来遍了。每一次，我都深陷于洛根一家的故事，真切地希望所有人都能收获好结局。泰勒从未让我失望。

小时候，我梦想过成为一个作家。而现在，我觉得我成了

作家，因为泰勒的这本书让我看到自己，如同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样。泰勒引领着我直面我的故事，凯西·洛根给予我勇气“写下”我的故事。无论是谁，都能从中收获更多。

杰奎琳·伍德森（纽伯瑞奖得主，著有《每一个善举》）



前言

当我正在父母家的地下室洗衣服时，一首歌曲传入我的耳朵——歌词是那么特别，我急冲冲上了楼，找了个录音机录了下来。现在我已找不到那盘录音带了，但那首歌伴随着我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在遇见这首歌的近一年前，我正在写这本后来被称作《黑色棉花田》的书。白天，我在一家税务公司里做校对工作，晚上与周末我忙着写书。这本书几乎占据了我的生活。虽身处洛杉矶，可我的内心时常徜徉于密西西比河畔。书快完结时，我发现写作越发艰难。书末的叙述应随着情节发展更为震撼人心，而我的描述却有些力不从心。

在我的父母叫我回趟家时，我还有两章未写。妈妈需要动手术，而我爸已经因感冒和疲乏症几周没工作了。所以我放下工作回到了托莱多（美国港市）。术后，妈妈恢复得很快，爸爸看起来也并无大碍。不过他说他还是觉得很累。医生总是让他

做各种各样的检查，却似乎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又或许是，他们知道，却隐瞒着不说。

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爸爸正坐在他心爱的躺椅上。我回想着歌词，跟他分享这首歌是多么特别。我跟他讲，这就好像我还没有想它，它就那么出现在了脑海里。这首歌对于我、对于我正在写的书而言，意义是多么重大。我跟他分享了这些歌词的含义，以及我正在写的书可能会获得纽伯瑞金奖。我未曾这么想过，但听了这首歌，我有了这样的预感。爸爸并不知道什么是纽伯瑞金奖，我解释给他听，他微笑着，说为我骄傲。我给他唱了那首歌。

八个月后，爸爸走了。

在他走后半年，《黑色棉花田》出版了。

四个月以后，这本书获得了1977年纽伯瑞金奖。奖颁给了我，但我并不觉得这荣誉属于我，而是属于我的爸爸。没有他的教导，没有他为我讲述的家族史，没有他给我讲的那么多故事，没有他想让我熟知南方的决心，绝不会有《黑色棉花田》。

在这本书出版的二十五个年头里，我依然在写爸爸与其他家庭成员告诉我的那些故事。从我记事起，这些故事的讲述总发生在洒满月光的前廊或是温暖的壁炉旁。通过讲述者生动的语调与动作，我总有身临其境之感。我听过曾祖父的故事，身为奴隶，他是白人种植园主与非裔印第安女子的结合。我听过曾祖母的故事，她在曾祖父死后撑起了整个家，她的慷慨大方

在家族依然传为佳话。我听过叔祖父们的故事，他们曾激烈抗争过南方的种族主义。我听过我们家的故事，听过农村社会的故事，听过种族歧视的故事。有时，这些故事充满笑，有时又带着泪。这些故事满载历史，使我得以将这段历史在《让圈延绵不绝》《黄金凯迪拉克》《友情》《通往孟菲斯之路》《密西西比桥》以及《井》中延续。这些作品，都是洛根家庭传说的一部分。

在这多年的写作中，我曾设想呈现一段在我的孩提时期未被收录入历史课本的历史，我曾设想呈现这样一个充满爱与尊严的家庭，勇敢而细腻的家长成功地培养起自己的孩子，共同经历这个饱含歧视的社会。我想让读者知道这样一个家庭，一个基于我的亲身经历构筑的家庭；我想让他们能产生共鸣，并能切身感受这种生活。

从爸爸与其他亲人所讲述的故事中取材写书，是一段漫长的旅程，但我仍在这路上。从我的处女作《森林之歌》到我现在的作品《大地》，我努力呈现美国生活的图景，追溯至黑人民权运动，如同我的家人所描述的那样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我不仅记录在大家庭生活的喜乐，还书写我对种族隔离和种族偏见的切身体会。这并非易事，但当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，我所写下的感受与所记录的历史逐渐被人理解。是的，人们说，我们记得这些故事。

但现今，年轻人们并不熟悉这样的体验。那时，盥洗室门上、

喷泉式饮水器上、餐厅橱窗与酒店门口，到处都是“只准白人入内，有色人种免进”的标示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包括他们的父母与老师，都可不必再忍受这种曾经渗透在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与侮辱。对此，我心怀感激。但不幸的是，我们都清楚，种族主义依然根深蒂固。

在我的书中，我试图呈现我的家庭经历的历史以及种族主义对我的家庭的影响，不仅是受害者的经历，还有对种族主义者的描述。这种描述太过残酷，但我希望能带来更深的体悟。然而，有些人却不这么认为。有人说，我的文字太过痛苦，应该从学生的阅读书单里剔除；有人说，这些书不应该出现，因为里面使用了“黑鬼”（对黑人的蔑称）的字眼；有人说，我所叙述的事情并未出现在其他人的作品里；有人则根本不想回忆起过去，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知道这些——他们只想要一段洗白的历史。

每每听到这样的言论，我总会心戚戚然。我也担心孩子们会因为我的文字受到心灵的伤害。作为家长，我明白不想让孩子阅读描述这些痛苦的文字的心情，但我实在无法理解妨碍孩子去了解美国历史的做法。这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，是一个足以代表千万个家庭的，排除万难、团结勇敢、有爱的家庭的传奇。

这些年来，因为我对我们这个“政治正确”的社会的敏感，我发现自己的一些字眼的拿捏上变得犹豫不决。但我需对我讲的故事怀以诚恳之心，对我笔下的人物抱有真诚。爸爸与我的

其他亲人们那些真切的叙述，也应在我的书中原本地反映出来。何处幽默，我的家人传达给了我；何处悲情，我的家人传达给了我；何处苦痛，我的家人传达给了我。我的故事并不“政治正确”，有人会觉得反感或不适；不过，本来种族主义便让人不适。

这不是什么客客气气的寒暄，这是遍布荆棘的体验。

每当我的爸爸与其他亲人说起这些故事，我总会对那些毫无人道的欺凌行为愤愤不平，并决心将这样的不公正之于众。现在，已有许多人在洛根一家的故事里看见了他们自己，并受到了鼓舞。我对其中一个女孩印象深刻。她是南非祖鲁人，在种族隔离的时期读了《黑色棉花田》。她写信告诉我，她的经历与洛根一家如此相似。而洛根家最终胜利了，她也相信有一天她的一家也能如此。

我的爸爸会因此而骄傲的吧。

现在我还剩下一个关于洛根家庭的故事要讲了。故事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黑人民权运动伊始。在我创作关于洛根传奇的最后一部作品时，我一如既往保持着相同的原则，我也时刻牢记着激励我写作《黑色棉花田》的那首歌，我曾唱给爸爸听的那首歌：

雷声隆隆
听我呐喊
在水一方

再见吧，再见了
握着皮鞭的身影
向我走来
但他不会得逞
我绝不会
就此倒下

米尔德里德·泰勒

注：前言最初见于二十五周年纪念版（2001年）



作者手记

我的父亲是个故事大王。他讲的故事，笑得我眼泪都能流出来。他所谈及的尖锐现实，能让我不禁颤抖，感叹自己身处于温暖的幸运之中。他讲过的故事里，有美好的回忆，有温柔的梦境，生动得如同画卷一般。父亲清晰地记得四十年甚至更早之前的事情的细节，仿佛那就发生在昨天。

无论是在我北方家中的壁炉旁，还是在我出生的南方，我都学到了并未记录在书本上，而是通过代代口耳相传至今的历史，那是一段关于我的曾祖父的过去，一段关于过往奴隶制度的过去。他们人身不自由，却不愿精神受缚。而我的父亲，我从他的身上学到诸多。他所拥有的风度与魅力使他卓尔不群。他内心温暖，坚贞不渝，坚守着自己的原则，这种独特的品质与人生智慧不仅深深影响着我和我的家人们，也影响着那些来寻求他意见的人。

他是个复杂的人，虽然他常教我些简单事，比如怎样骑马，

怎样滑冰，怎样吹肥皂泡，怎样在三月天的狂风里给衣服系结，怎样给我们家的大型忠犬“小不点儿”洗澡。他也教会我一些复杂的事情，比如生活，比如梦想，比如希望，比如爱。没有他的教导，没有他对我说的那些话，便不会有我的作品。

上个星期，我的父亲走了。那些只能由他来讲述的故事，也随风而去了。但对于那些熟知与深爱他的人来说，他爽朗开怀的声音、坚守的原则、永久的智慧仍存留着，也存留在这本书中。



1	小家伙怒摔课本	1
2	爸爸回来了	25
3	捉弄校车事件	33
4	不要去华莱士商店	56
5	糟糕的一天中的两次屈辱	83
6	哈默大伯来了	95
7	圣诞节	114
8	提杰的背叛	139
9	爸爸遇险	159
10	哈默大伯卖掉车子	178
11	雷声滚滚的一天	197
12	为提杰，为土地	209
	作者家庭相册	225
	洛根家谱	228

Y 1 小家伙怒摔课本

“小家伙，你能不能走快点？再磨磨蹭蹭的，我们都得迟到了！”

我的小小弟弟并没有理睬我，兀自抓紧自己用报纸包好的本子和装着玉米面包以及油香肠的饭盒，小心翼翼地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。他落在我的兄弟斯泰西、克里斯托弗·约翰和我的后头。每走一步，他都高高抬起脚，轻轻落下来，以免尘土沾上自己锃亮的黑皮鞋和灯芯绒裤子的翻边。这个六岁的小家伙永远这么爱干净，决不允许任何尘土污渍弄脏他的任何东西，今天也不例外。

“你最好走快点，要是我们迟到了，妈妈绝不会饶过你的。”我恼怒地竖起衣领，威胁这小家伙。妈妈让我穿上最好的衣服，因为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——好像这是个多么特别的日子似的。

对我来说，在10月的清晨，穿着这身衣服穿过阴凉的森林小径，赤脚蹚过池塘，实在是个麻烦。克里斯托弗和斯泰西也



或多或少对衣服、对上学有些不满。不过第一天上学的小家伙，倒是兴致勃勃，充满好奇。

“你们走那么快，会弄脏衣服的。”他头也不抬，专注地看着脚下的路，“而我，依然保持得干干净净。”

“再不走快点儿，你就等着妈妈狠狠地收拾你吧。”我抱怨不停。

“哎，凯西，随他去吧。”斯泰西劝我，皱着眉头，烦躁地踢了踢路上的小石。

“我又没说什么，只是——”

斯泰西瞪了我一眼，我才住了嘴。最近他的性格总让人不快。要不是我知道其中的原因，我估计早就忘了他是我十二岁的哥哥，何况我还答应了妈妈今天上学要保持整洁优雅。

“唷，”我嘟囔着，禁不住多说了句，“今年你分到了妈妈的班里，又不是我的错。”

斯泰西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攥紧的拳头伸进口袋，一言不发。

走在我和斯泰西中间的克里斯托弗，局促不安地看着我俩，却没有插话。他是个七岁的男孩儿，矮矮胖胖的，对这些麻烦事没什么兴趣，更乐意跟所有人乐乐呵呵的。克里斯托弗虽然对他人很敏感，就像此刻，一会儿把饭盒从右手换到腕上，一会儿把脏兮兮的本子从手上夹到腋窝，把闲着手插进口袋，试图扮起鬼脸，时而模仿郁闷的斯泰西，时而模仿暴躁的我。



不过，没一会儿，他就忘了这茬了，开始愉快地吹起口哨。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不开心许久，连上学也是。

我拽下衣领，用脚踢着土，让那些粗粝的棕红沙子落进我的袜子和鞋里。我讨厌这身衣服、这双鞋子，却又无计可施。它们禁锢了我热爱自由、习惯了温热土壤的双脚。

“凯西，别这样。”看我把尘土踢得到处都是，斯泰西责备道。

我抬起头，冷冷看着他，打算反驳。克里斯托弗的口哨声尖锐刺耳，平添了紧张气氛。我勉强打消了念头，拖着沉重的步伐，静静地往前走，他俩也消停了。

在我们面前的这条狭窄、洒落阳光的道路，像一条慵懒的红色大蛇蜿蜒向前，将树林分成两边。左边的坡上生长着老树，连接着棉花田；右边绿色与紫红的树干参天入云。铁丝网篱笆围着棉花田的边缘，向西延伸约四分之一英里。篱笆尽头是一片牧草地，那是我们洛根家族四百英亩土地的尽头。斜坡上的那棵古栎树——从这儿看还依稀可见，是公认的我们家族与森林的分界点。在围着森林的铁丝网边缘，有广阔的农田，约七平方英里，由多户佃农耕作。那是哈伦·格兰杰家族的土地。

我们家族的土地本来也是属于格兰杰家族的，不过当时格兰杰为了缴纳重建时期的税，把部分土地卖给了我们。1877年，格兰杰家族再次出售土地，爷爷买了两百英亩土地。1918年，在偿清了那两百英亩土地的贷款后，爷爷又买了两百英亩土地。这些土地土壤丰沃，大部分是未开发的森林。不过一想到1918